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本

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下冊 目錄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	嚴耕望
史記斟證卷七——項羽本紀第七	王叔岷
清朝中葉蘇州的米糧貿易	全漢昇
維州在唐代蕃漢交涉史上之地位	饒宗頤
論明代前期稅糧重心之減稅背景及影響	吳緝華
僮人來源初探	芮逸夫
國語中雙音節并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	丁邦新
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義之推測	高去尋
金元之際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	姚從吾
Peiping Tonal Phonotactics	Hugh M. STIMSON
The Semivowel <i>i</i> in Vietnamese and Mandarin	E. G. PULLEYBLANK
The Formulaic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Ballad "Southeast Fly the Peacocks"	Hans H. FRANKEL
Fang Yen IV, 5 and 31. Knee Covers and Apron	Paul L.M. SERRUYS
On the Initial <i>h</i> in the <i>Yüan-Ch'ao Pi-shih</i>	Nicholas POPPE
Burmese Disguised Speech	Mary R. HAAS
Cognates of Tibetan <i>ra'z-s-pa</i> ('entire complete') with Guttural Stem Initial	Walter SIMON
The Origin of Headhunting—An Atayal Text with Vocabulary	Søren EGEROD
Tibetan <i>Sdud</i> "Folds of a Garment", the Character 卒, and the *St-Hypothesis	Nicholas C. BODMAN
On the Meaning of the Morpheme 嫌 <i>Shyan</i> in Pre-Han and Han texts	N. G. D. MALMQVIST
Apex and Terminal Nodes in the Linguist's Taxonomy of Genetically Related Languages	C. F. and F. M. VOEGELIN
Notes on Non-Chinese Terms in the Yüan-Imperial Dietary Compendium <i>Yin-shan Cheng-Yao</i> 飲膳正要	Yan-shuan LAO
附載	
墨家	梅貽寶
李方桂先生著作目錄	張琨編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

臺灣臺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本

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本

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下 冊

每冊定價新臺幣壹百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興 臺 印 刷 廠 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大陸雜誌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本

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下冊目錄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	嚴耕望	1
史記斟證卷七——項羽本紀第七·····	王叔岷	27
清朝中葉蘇州的米糧貿易·····	全漢昇	71
維州在唐代蕃漢交涉史上之地位·····	饒宗頤	87
論明代前期稅糧重心之減稅背景及影響·····	吳緝華	95
僮人來源初探·····	芮逸夫	125
國語中雙音節并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	丁邦新	155
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義之推測·····	高去尋	175
金元之際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	姚從吾	189
Peiping Tonal Phonotactics ·····	Hugh M. STIMSON	197
The Semivowel ɪ in Vietnamese and Mandarin·····	E. G. PULLEYBLANK	203
The Formulaic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Ballad "Southeast Fly the Peacocks"·····	Hans H. FRANKEL	219
Fang Yen IV, 5 and 31. Knee Covers and Apron·····	Paul L. M. SERRUYS	245
On the Initial <i>h</i> in the <i>Yüan-Ch'ao Pi-shih</i> ·····	Nicholas POPPE	267
Burmese Disguised Speech·····	Mary R. HAAS	277
Cognates of Tibetan <i>rañs-pa</i> ('entire complete') with Guttural Stem Initial·····	Walter SIMON	287
The Origin of Headhunting—An Atayal Text with Vocabulary·····	Søren EGEROD	291
Tibetan <i>Sdud</i> "Folds of a Garment", the Character 卒, and the *St-Hypothesis·····	Nicholas C. BODMAN	327
On the Meaning of the Morpheme 嫌 <i>Shyan</i> in Pre-Han and Han texts ·····	N. G. D. MALMQVIST	347
Apex and Terminal Nodes in the Linguist's Taxonomy of Genetically Related Languages·····	C. F. and F. M. VOEGELIN	369
Notes on Non-Chinese Terms in the Yüan-Imperial Dietary Compendium <i>Yin-shan Cheng-Yao</i> 飲膳正要·····	Yan-shuan LAO	399
附 載		
墨家·····	梅貽寶	417
李方桂先生著作目錄·····	張琨編	453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

台 灣 台 北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

嚴耕望

長安東南出武關，自古爲秦、楚間之交通孔道。讀史方輿紀要五二陝西重險武關條已就春秋以降用兵武關之史事扼要臚述。同書五四商州條且云：「州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足而輕重分焉。」就軍事上之重要性言，可謂審矣。然唐代承平二百數十年，長安東南甚少軍事行動，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軍事之形勢，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之溝通。蓋唐代京師長安與江淮間之交通，除物資運輸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遠適東川、黔中、江淮、嶺南者，皆利此道之迅捷。兼以唐代士人幾無不蟻趨京師，謀取功名富貴，又喜遨遊江湖適性謀食，故多屢經此道，至有「名利道」之目。中葉以後，因經濟文化中心之南移，此道交通所及之地區，就其範圍言，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就經濟文化言，又爲全國最繁榮蔚盛之域。況汴河交通常爲東方軍閥所困擾，不如此道之安全無阻，故此道之重要性益增，德宗時代更明令規定爲僅次於兩都間之大驛道，而爲全國第二驛道，直爲南北交通之大動脈，豈僅軍事而已耶！此道在唐代之重要性如此，故唐人文史典籍中保存此道驛程之史料頗豐，爰詳爲考證如次。

(一)

藍田武關道在唐代前期已置驛，郵傳運漕甚繁。

唐六典六刑部卷司門郎中條：「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爲上關。」上關六，京兆府藍田關其一。是前期置驛也。又姚舜神道碑（萃編七二）：「乃拜鄧州刺史、兼檢校商州運漕。武關之外（闕）……況貧川滌源，疏山通道，壺賦不足以供郵傳……。」舜以開元四年卒。是前期已驛漕甚繁也。

中葉更明令定爲次驛路，地位僅次於兩都間之大驛路。

唐會要六一館驛目，貞元二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爲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爲次路驛。知大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據此知武關驛路之重要，僅次於兩都驛道，其他驛道不與也。

以其山路崎嶇，置驛密度往往高過三十里一驛之標準。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全文五八〇）：「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瀾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按藍田縣東南以藍田關爲境，去長安一百七十里。置驛六者，霸橋驛、藍田驛、青泥驛、韓公驛、藍橋驛、藍溪驛，並詳後文。平均驛距不到三十里。

今考其驛程如次：

長安東南行至霸水，有橫霸官渡及南北兩霸橋，置霸橋驛，距長安二十五里，爲入藍田道之首驛。

元和志一萬年縣，「霸水在縣東二十里。霸橋，隋開皇三年造。唐隆二年（一統志引作唐永隆二年，是。）仍在舊所創爲南北二橋。」長安志一一萬年縣，「霸橋」云云，與元和志同。又云：「漢有霸館，王莽更曰長存館。霸橋，王莽更曰長存橋。」一統志西安府卷三關隘目：「霸橋在咸寧縣（即唐萬年）東二十五里。漢書王莽傳，莽名霸橋爲長存橋。水經注，霸水又北逕枳道，水上有橋，謂之霸橋。……雍錄，隋時更以石爲之。唐人以送別者多於此，因亦謂之銷魂橋。縣志，橋凡十五空，長八十餘步。宋時圯。」綜此以觀，霸橋在萬年縣東二十五里，漢世已建，隋時重建，以石爲之。唐永隆二年增建爲南北兩橋，蓋以應付交通日繁之需要也。長安志又云：「橫霸官渡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入藍田道。」是橋渡並置也。渡爲入藍田道，霸橋亦然，且置驛。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貶王搏崖州司戶，流宦官宋道弼於驪州，景務脩於愛州。搏賜死藍田驛，道弼、務脩賜死霸橋驛。此其證。唐世所謂霸橋送別者，即謂此驛也。

然亦有出長安東北通化門，先至長樂驛，折東南至霸橋驛者，而霸橋驛亦爲東出潼關之要道，蓋京郊諸驛輻湊，行者就便取途，不必採單線也。

元和志，萬年縣有「長樂坡在縣東北十二里，即漣水之西岸，舊名漣坡。隋文帝惡其名，改曰長樂坡。」長安志七，唐京城「東面三門，北曰通化門，門東七里長樂坡上有長樂驛，下臨漣水。」一統志引長安志，長樂驛在縣東北十五里長樂坡下。（此當另一條。）則長樂坡驛當在長安城東稍北。方輿紀要五三長安縣霸橋條：「志云，唐有霸橋驛在長樂驛東二十里。」以方向里程測之，當作東南二十里。紀要小誤。（長樂驛另詳長安洛汭道考。）霸橋爲入藍田道口，但在長樂東南，故由長安北城首途趨藍田道者，亦得先經長樂再折東南至霸橋。新二〇八宦官楊復恭傳：「孔緯出守江陵，（復恭）乃使人覘之長樂坡。」即其證。蓋孔緯先出通化門至長樂坡，擬再折南取霸橋驛道也。又祖詠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全詩二函九冊）云：「灞水行人渡（一作絕），商山驛路深。」是亦先取道長樂再轉入霸橋藍田路也。又通鑑二六四，天復三年紀，朱全忠東歸，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是東出潼關亦經霸橋也。（亦詳長安洛汭道考。）

又東南上韓公坂，一名韓公堆，越橫嶺至藍田驛。又東南二十五里至藍田縣（今縣），去長安八十里，郭下有青泥驛。

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條：「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驪山東入縣界，橫接華州界。」方輿紀要五三藍田縣條，「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藍田西達驪山之道。嶺北爲韓公堆。」按此堆名與藍田縣南之韓公堆有涉，詳下文。然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白長慶集一〇）云：「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僅四千，始行七十里。」藍橋驛在藍田縣南四十里，見長安志，（詳後引。）夕次藍橋水者，當即宿藍橋驛也。則韓公坂當在縣北二三十里處，正當紀要所記橫嶺北之韓公堆，是唐世此處有韓公坂之名絕無可疑者。又白集八宿青源寺：「往謫潯陽去，夜憇輞溪曲。今爲錢塘行，重經茲寺宿。」次一詩爲宿藍溪對月，一作宿藍橋題月，云：「今夜藍溪口。」是前次謫潯陽及此次赴杭州，兩次之前後兩宿處皆相同。知謫潯陽時經韓公坂之前夕宿輞溪，或亦即青源寺歟？當在韓公坂西北不遠處。

長安志同條又云：

青泥驛在縣郭下。

藍田驛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韓公堆驛在縣南三十五里。（本注：「作桓公驛者，非。」）

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

舊平驛在縣南五十五里。（本注：「以上五驛並廢。」）

按此五驛，當是唐驛，而宋已廢者。舊平驛是否當大道，待考。其餘當道，史多可證。然韓公堆驛有問題，詳下文。茲先論藍田、青泥兩驛。

藍田驛，地望惟見長安志。此驛唐史中極常見。朝臣重譴往往賜死於此。如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月，「襄州刺史裴義（茂之形譌）長流費州，賜死藍田驛。」事又見舊一一四裴茂傳及來瑱傳。瑒傳作藍田故驛，是此時驛已有徙遷矣。又昭宗紀，光化二年六月，宰相王搏「貶崖州司馬，尋賜死於藍田驛。」（新一一一王搏傳及舊一七七崔胤傳皆同。）又舊一一八黎幹傳，德宗卽位，幹與中官劉忠翼皆長流，賜死藍田驛。

青泥驛，長安志云在藍田縣郭下。考寰宇記二六雍州藍田縣條，「縣理城卽嶢柳城也。俗亦謂之青泥城。桓溫伐苻健，使將軍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卽其處。」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條亦云：

「縣城本名嶢柳城，以前對嶢山，其中多柳，因取爲名。水經注曰，泥水歷嶢柳城南，魏置青泥軍於城內，俗謂之青泥城。晉中興書曰，桓溫伐苻健，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卽其處也。城周八里，今縣城上東南一隅而已，周三里餘八十步，崇一丈六尺，凡三門。」

則藍田縣治卽青泥城殆無疑。而方輿紀要五三藍田縣嶢柳城條，「今縣治也。」又云「青泥城在縣南七里……唐時置青泥驛。」則城驛皆在縣郭南七里。姑存疑。至於通鑑二四五大和八年條胡注：「青泥驛在嶢關南。」蓋誤。此皆宋世記載也。其在唐世，亦屢見於詩篇與史文。如錢起有清（一作青）泥驛迎獻王侍御（全詩四函五冊）。又武元衡同洛陽諸公餞盧起居（全詩五函七冊）云：「暮宿青泥驛，煩君淚滿纓。」尤見其爲出京第一宿處。而朝臣賜死亦有在此驛者。如大和九年召宦官山南東道監軍陳弘志還京，遣使杖殺於此驛，見舊文宗紀及兩書李訓

傳。

縣距京師里數，見元和志一及寰宇記二六。然皆云藍田縣東北至京兆府八十里。按府實在縣西北，而云東北者，蓋驛道曲屈，由東北出橫嶺折而西北耳。

附望秦嶺、五松驛 白長慶集一五初貶官過望秦嶺云：「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本注：「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接下即藍橋驛見元九詩、韓公堆寄元九、發商州、武關南見元九題石榴花見寄等詩，則望秦嶺當在韓公堆藍橋驛之北，似即橫嶺或其前後，但別無可證。又同集八有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覺成吟云：「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後一詩爲鄧州路上作，前一詩爲宿藍溪對月，再前則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本注云此下諸詩皆赴杭州時作，是此望秦即卷一五初貶官過望秦嶺之望秦也。五松驛當在嶺南一程。然藍關藍橋藍田以北至京師各驛已考證明白，中間不可能另有一驛，豈前後嘗有改名者歟？復檢全唐詩白集八，此詩題作「自秦望赴五松驛馬上」云云。（原刻本七函二冊及同文本卷一五皆同。）則五松前程地名秦望，非望秦。疑此詩在杭州時作，不在商山道中。白集編次多誤，此又其一例也。

由縣東南行二十五里至韓公驛（桓公驛），又十五里至藍橋驛。兩驛間山嶺盤高，唐代詩人或以七盤嶺目之。

藍橋驛屢見唐人詩篇。如白居易有藍橋驛見元九詩（白長慶集一五）。又有留星夢得子厚致用詩（同上一九），本注「題藍橋驛。」又裴航贈樊夫人詩，本注敘事云「航，經藍橋驛，渴甚。」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見前引長安志。

韓公驛不見於唐史詩文。考太平廣記一五三崔朴條云：朴父清，建中初爲藍田尉。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其夕次藍田，清爲經營行李及家務甚周至。後數日，炎南行，清送至韓公驛而別。（本注，出續定命錄。）是韓公驛在藍田縣南。前引長安志，藍田縣東南四十里有藍橋驛。又云，縣南三十五里有韓公堆驛。本注，「作桓公驛者，非。」云韓公堆驛在縣南，與廣記合。然長安志此條顯有兩問題。其一，兩驛相去只五里，極不合理。其二，「韓公」一名「桓公。」檢一統志西安府卷三關隘目藍橋驛條引長安志，韓公堆驛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又卷一山川目桓公堆條引長安志，在藍田縣南二

十五里。則驛在縣南二十五里非三十五里。南去藍田驛十五里雖嫌太密，然有可能，蓋兩驛間正當盤嶺山區也。詳下七盤嶺條。韓公驛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可以無疑，然驛名韓公之由來，仍可追究。果如長安志以爲其地本名韓公堆歟？觀一統志引長安志述韓公堆與桓公埰至藍田縣之里距與方位全同，此二名當即一地，音同而字異耳。故長安志述韓公堆驛或稱爲桓公驛也。而紀要五三藍田縣橫嶺條，「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藍田西達驪山之道。嶺北爲韓公堆。」又引志（通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桓公堆，蓋桓溫伐秦時駐此，因名。」則韓公堆在縣北三十五里橫嶺之北，縣南二十五里者爲桓公堆，非韓公堆也。紀要、通志書雖後出，然必有所據。且橫嶺北坡，唐世本名韓公坂，白氏初出藍田作詩，可爲鐵證，絕無可疑，已詳前考。地名韓公坂，亦稱爲堆，固極可能。且韓公堆之名，唐史詩篇尙多可考。白居易韓公堆寄元九（白集一五）云，「韓公堆北澗西頭……。」又李商隱偶成轉韻亦有韓公堆之名。此二詩不能斷其地望，姑存不論。又崔滌望韓公堆詩云：「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國秀集上。）是韓公堆必去秦川不遠，謂作於橫嶺北韓公坂上，形勢最爲切合，若謂作於藍田縣南之山嶺北坡，百里以外，是否可能，當須目驗之矣。復考通鑑二二三，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收兵商州，圖復京師。先使長孫全緒「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渡滻水。吐蕃懼……稍稍引兵去。」（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按滻水已達長安近郊，是此韓公堆必去長安不遠，應即橫嶺北之韓公坂無疑。若在藍田南山，去長安百里而遙，事勢不合。然則唐世橫嶺北之韓公坂即爲韓公堆。至於藍田縣南二十五里處乃桓公堆，因桓溫駐軍得名。韓、桓兩堆，其地不同。紀要之說是也。惟韓公堆之名，唐世較著，後遂譌「桓」爲「韓」，其地置驛，亦以韓公名矣。

七盤嶺本在藍田關以南，商州北境，然唐代詩人或目韓公驛與藍橋驛間之山嶺盤高處爲七盤嶺，其後遂攘據七盤嶺之名，詳下七盤嶺條。

又東南至藍溪驛。

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全詩六函六冊籍集三）：「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

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箏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是此驛在藍田武關道上。又白居易有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白氏長慶集八），蓋亦次藍溪驛而作者。檢元和志一藍田縣條，霸水「自商州上洛縣界流入。」水道提綱六，「灞水上源即藍水也，出東南藍田縣藍關之西南山秦嶺。」按藍水之名，唐世已有，如杜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司空曙登秦嶺（御覽詩）：「商山藍水流。」是也。藍谿當即藍水上源。則此驛當在商山秦嶺北不遠，藍田關前後。前考藍橋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則當在藍田關西北五十里，（縣關間九十里，詳下文。）其間當另有一驛。且藍田關屬藍田縣，去京師一百七十里。」九域志三，商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七十里。」則藍關當即府州分界線，亦即藍田縣驛道之最東境。唐制當略同。而前引柳宗元館驛使壁記，「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前已考得五驛，驛距未有逾四十里者。藍橋驛、藍田關相距五十里，所缺一驛必在此間無疑。藍谿驛既在關之前後，疑即在關內距關不遠處。復考長安志一八，藍田縣有「玉谿館，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入商州路。俗曰磴子平。」檢元和志藍田縣條云：「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為藍，蓋以縣出美玉，故曰藍田。」「藍田山一名玉山。」山既「藍」「玉」互稱，亦可例水，是玉谿即藍谿，宋之玉谿館蓋即借唐藍谿驛之名歟？惟玉谿館在藍田縣東南四十五里，當入商州大道。而前述藍橋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亦當大道，則此兩站相去才五里，是不可能。但長安志明云藍橋驛已廢，而玉谿館則宋世見存。藍田縣與藍田關相去九十里，道路險隘，唐置三驛，韓公驛在縣南二十五里，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而藍谿驛蓋在關之西北二三十里處。至宋，驛政廢弛，驛距加大，縣關間三驛並廢，只置一館，蓋借藍谿驛名轉變為玉谿館耳。是亦藍谿驛本在關內之一旁證也。

又東南逾秦嶺，至藍田關，去縣九十里，去京師一百七十里。為唐代前期六上關之一，即秦之嶢關也。

隋地志，京兆藍田縣有關官。括地志，「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引。）六典六司門郎中條，「凡關二十有六。」上關六，藍田關，其一。通典一七三，京兆藍田「有關，秦嶢也。秦嶺在此

界。」元和志一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在縣南九十里，即嶢關也。」寰宇記二六採元和志，而云在縣東南九十八里。其爲古嶢關無異說，方位里距小異。今從括地志書之。寰宇記又云，周明帝武成元年，自嶢關移置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長安志一六，同。又云「隋煬帝大業元年從復舊所，即今關是也。」

秦嶺，見前引通典一七三藍田縣條。紀要五三藍田縣，「秦嶺在縣東南，即南山別出之嶺，凡入商洛者必越嶺而後達。……由此東出即藍田關。」一統志西安府卷山川目引縣志同。按此指狹義之秦嶺，在藍田關之北。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昌黎集一〇）：「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亦見嶺在關北也。

出藍田關，踰七盤嶺。

唐世道路多七盤之名，斜谷道上有七盤嶺，（詳漢唐褒斜道考，刊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一期。）巴州有七盤縣、盤道縣。（通典一七五。）而商山道中亦有七盤嶺之名。舊二〇〇下黃巢傳「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吳融南遷途中七首（全詩十函七冊融集三）。就中有登七盤嶺二首，渡漢江初嘗鱸魚作一首，皆即商山道中之七盤。又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全詩六函六冊籍集三）：「獨上七盤去。」此亦商山道中之七盤也。漢書王莽傳中，莽命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注云：

「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也。」

通典一七五商州上洛縣條亦云：

「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其地險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雷，即今七盤十二繞。」

按寰宇記一四一，同。（「而雷」作「如屋雷」，「十二繞」作「十二綽」。通鑑二二三胡注引通典亦作綽。）是唐代初年、中葉以及宋初學人皆以七盤在商州境，即商山也、而長安志一六藍田縣，「七盤山在縣南二十里。」「綽坡在縣東南。通典曰七盤十二綽，藍關之險路也。」是謂近在藍田縣南。蓋誤讀通典歟？紀要五三藍田縣七盤條及一統志西安府七盤山條，皆謂在藍田縣南十里，亦引通

典爲說。又南山谷口考：「七盤山，在藍田縣南十里，一名七盤坡，赴商州者必取道於此。」下亦引通典爲說，皆與長安志同誤。惟一統志商州山卷目商山條引舊志，云在商州界七盤十二綽。又引地理通釋，謂七盤十二綽卽商山嶺。是也。其實通典明云在上洛。且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述子儀由牛心谷取玉山路赴行在事云：

「判官王延昌…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谷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於商州。」

檢南山谷口考述玉山通洛南道云：

「倒溝谷一名倒回谷，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有倒溝谷水，一名石門水，西北流入灃。藍田縣志道路考，由縣城東行十五里曰普化鎮，又十五里屏風鎮，又五里玉山，又二十里倒溝谷。」

是倒迴谷遠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通洛南道上。王延昌由此谷踰絕澗登七盤至商州，則唐世七盤決不近在藍田縣南十里二十里，可斷言矣。（紀要五三，藍田縣倒回谷在縣東南五十里。志云，霸水源出於此。或謂谷在七盤山北，誤。望按以今名核之，或說誠誤，於古則不誤也。）又按商州上洛縣本在商山之南，是七盤固應在上洛之北也。此處所引吐蕃傳卽其證。又通鑑二二三廣德元年，書此事云，子儀將往商州收兵，「過藍田……得兵近千人……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云云。亦七盤在商州治所之北之明證。七盤既在商州上洛縣北境。而藍田關屬藍田縣，爲藍田、上洛縣接境處（詳前藍田關條。）是七盤又必在藍田關之東南。倒迴谷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但谷關不在一條交通線上，王延昌由谷南踰絕澗登七盤，則七盤雖在關外，但距關必不甚遠，可能卽關南十里二十里。爲京府、商州之界嶺歟？長安志本據通典，而誤會其意，故始誤書之。至今藍田縣南十餘里之山嶺，真有七盤之名矣。今推其致誤，當亦有故。第一，可能因藍田縣、藍田關而混淆。蓋此驛道中，縣、關、驛皆有藍田之名，又有藍橋、藍溪，最易混淆，長安志蓋誤以藍田關爲藍田縣耳。後世遂以藍田縣南郊山嶺爲七盤矣。第二，唐代後期詩人似已視藍田縣南郊之山爲七盤。如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同文本全詩一六白集一〇）云：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一作山），去（一作險）途從此始。絕嶺忽上盤（一作盤上），衆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峯，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近（一作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

是藍田縣南至藍橋間本亦有嶺，盤上甚高。藍橋驛既在縣南四十里，則此嶺距縣必不及四十里。南方谷口考，「嶢山在藍田縣城南二十里，一名青泥嶺。」蓋即其處。前引長安志以下謂七盤山在縣南二十里或十里者，正亦此嶺也。白氏既稱此嶺盤上，宜其後亦有七盤之名矣。又前引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云：

「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箏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

此詩作於藍谿驛，在藍田縣南四十里。觀其遣詞，謂其將上七盤固亦勉強可通，然究不如謂其已過七盤，書其途中所見也。白詩尙未明稱此路爲七盤，此詩則明目藍谿驛以北之山區爲七盤矣。復按吳融登七盤嶺二首云：

「才非賈傳亦遷官，五月驅羸上七盤，從此自知身計定，不能迴首望長安。」

「七盤嶺上一長號，將謂青天鑒鬱陶。近日青天都不鑒，七盤應是未高高（一作爲高）！」

觀第一首詩意，似爲藍田縣南盤嶺上所作，蓋始入山區慨然有感不能再回京師也。然第二首，又似不在此處。何者？藍田縣南山嶺，白氏雖形容其盤高，然白氏一日間越橫嶺，又越此嶺，行七十里，是必不甚高可知。而觀吳融第二詩，蓋當時視七盤爲商山極高處，故稱「近日青天」，又有「七盤應是未高高」之反問嘆語也。大抵此道南行，頗多逐客，詩人感慨遣興，往往即在背離京師始入山區之時。此道高峯險峻最推七盤，藍田南山既陡起盤高爲山行之始，故即以爲七盤，而感慨吟詠之耳。唐代後期詩人既已常視藍田縣南之山嶺盤上者爲七盤，宜宋人即承襲譌誤，而七盤之名遂移於此矣。然則長安志以下或亦不誤，惟引通典以實之，則牽合有誤耳。

又東南經北川驛、安山驛、麻澗、仙娥驛，至商州治所之上洛縣（今商縣）。

北川驛、安山驛 紀要五四，商州 安山驛條，「唐置」，「州北五十三里。其地有

安山。山下有紫榆澗。」又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桃花驛條，「安山驛在州北五十里。北川驛在州北七十里，皆唐置，久廢。」蓋皆沿古志所記。姑存之。

麻澗 杜牧商山麻澗詩（全詩八函七冊）：「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桑垂柳十餘家……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細沙。」下即富水驛、丹水、題武關諸詩。是麻澗亦在商山驛道中也。按紀要五四商州武關條引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鋪，又八十里至白羊店。又八十里至麻澗，又百里至新店，又百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至藍田始出險就平。」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偏路險條引輿程記，同。又一統志同卷山川目熊耳山條：「括地志，山在上洛縣西四十里。州志，兩峯擢漢，以形似名。丹江經此，謂之麻澗。」又丹水條，「源出州西北。……州志，水出秦嶺之息邪澗……東南流三十里逕大商原……又東南三十里逕麻澗，曰麻澗河。又東南十里逕仙娥峯。……」是澗在仙娥驛以西，州西三十里左右也。

仙娥驛屢見唐人吟詠。李日新題仙娥驛（全詩十二函八冊諸諠二）：「商山食店大悠悠。」（出雲溪友議。）又趙蝦有沙溪館詩（同上九函一冊）本注「一作仙娥驛。」又白居易仙娥峯下作（白長慶集一〇）：「我爲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渴望寒玉泉，香聞紫芝草。」韓琬題商山店（才調集八）：「商山驛路幾經過，未到仙娥見謝娥。」皆卽其處。紀要五四，商州西十五里爲仙娥峯，「唐人於此置仙娥驛」。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仙娥驛在州西十五里，唐置，久廢。據趙蝦沙溪館詩，驛似又名沙溪館。按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丹水條引州志，丹水逕仙娥峯曰仙娥谿。是仙娥峯驛本臨丹水，有谿，豈唐世一名沙溪耶？

商州去長安蓋近三百里。州有館。

州有館，見白居易發商州詩（白氏長慶集一五）。詩云：「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關於里距。通典京兆郡條及上洛郡條皆云商州距京師三百里。而元和志京兆府條作二百六十里。寰宇記二五雍州條及一四一商州條皆作二百六十里。九域志雍州卷作二百六十五里，商州卷作二百八十里。通鑑二二三胡注「上洛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豈貞元間李西華修山間道而縮短里距耶？然鄠州至長安，通典反較元和志近三十里。凡此里數舛譌不可校，亦不必詳校也。而

陝西南山谷口考引道路考，藍田縣東南至商州二百二十五里。則三百里之說或可信。

商州爲藍田、武關驛道之中心點。其交通路線除此驛道外，其他小道尙甚多。如商州以北，驛道之西有細道通輞谷、採谷。

長安志一六藍田縣：「輞谷在縣南二十里。」「採谷在縣西南三十里，與輞谷並有細路通商州上洛縣。」紀要五三藍田縣：「輞谷水在縣南八里，谷口乃驪山藍田山相接處。山峽險隘，鑿石爲塗，約三里許。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有(略)諸水會焉。如車輞環轉，……過此則豁然開朗，林野相望。」按此二小道皆在驛道之西。

崔湜開商州西山，西通石門谷，置大昌關及館驛，後雖廢，但必仍爲小徑也。

詳後第二節。

商州東行取洛南道至陝州。

舊一九六上吐蕃傳上，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南入牛心谷，取玉山小道欲南趨商州，赴行在。行至倒回口，東趨洛南；而判官王延昌等別道登七盤嶺至商州，說商州諸將迎子儀於洛南至商州主軍務，北復長安。據此，洛南可通陝州也。檢寰宇記一四一，商州洛南縣，在州東九十里。縣在洛水之南一里，故名。蓋東北至陝州；東沿洛水，則經盧氏至洛陽也。

商州南行至上津，安史亂後，曾爲東南物資運輸之孔道。

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屬縣有上津，在州南二百九十里。安史亂後爲漕輓孔道，別詳上津道考（刊本所集刊第三十八本）。

商州山區，地瘠民貧，而當長安東南孔道中樞，故官其地者以交通爲第一要務。

商州刺史屢以修路功見史傳碑刻，詳後文。又新一四三王凝傳：「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有治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是亦見交通常困吏民也。又顏真卿有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歐陽使君碑（全文三四三），是亦猶華州刺史兼潼關防禦使矣。

州南有四皓驛，壽泉店。由州取驛道東南行經此驛、店，又經洛源驛，凡九十里至商洛縣。有棣華驛者，蓋卽縣驛也。

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商洛縣在州東九十里。（元和志商州卷已佚。）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商洛鎮在州東八十五里。州志，即古商洛縣。」是也。

壽泉店，見白居易重過壽泉憶與楊九別時因題店壁詩（白長慶集一一）。詩云：「商山南十里，有水名壽泉，湧出石崖下，流經山店前。」結云：「他日君過此，慙歎吟此篇。」是亦驛道所經之客館也。同文本全詩（卷十六，白集十一）作「商州南十里。」未知孰是。蓋要當在商州之南歟？

四皓驛，見寶庠四皓驛聽琴送王師簡歸湖南使幕詩（全詩四函十冊），稱為山館。按水經丹水注：「楚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于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高車山條：「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州志在州西南五里乳水北岸。」是四皓所隱楚山及四皓廟皆在上洛縣西南不遠處。通典一七五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一名地胙山，一名楚山，四皓所隱。」是唐世傳說遺跡仍同。又白居易仙娥峯下作（同文本全詩卷一六白集十）云：「我為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向無如此物，安足留四皓。」仙娥峯在商州城西，則此詩更為唐世四皓故事在商州上洛縣附近之強證。寰宇記一四一商州上洛縣條：「皇甫謐高士傳……四皓……共入商嶺上雒，隱地胙山。」「四皓墓在縣西南四里廟後。」是與水經注、通典亦同。而同書商洛縣條又云：「商洛山在縣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隱之處。……高士傳謂地胙山即此。」是與前條自相重複。蓋「上洛」「商洛」地名音同致故事傳播歟？迄明清世仍兩地各有廟。如一統志商州卷祠廟目，四皓廟「在州西金鷄原，有唐柳宗元宋王禹偁撰碑，一在州東南商洛鎮。」然陵墓目，四皓墓「在州西五里金鷄原，有廟。」則廟雖兩見，而墓則仍唯州西五里之金鷄原一處，則故事中心仍在上洛也。四皓隱處之傳說及墓祠既在上洛縣西南不遠，且或近在五里處，則驛之地望當亦在上洛縣附近，疑為商州南行第一驛？或竟即商州館驛歟？

洛源驛，見雍陶洛源驛戲題（全詩八函六冊）。又廣記一五三崔朴條，建中初，楊炎貶道州司戶，途經藍田縣、韓公驛，「至商於洛源驛，馬乏。」云云。（出續定命錄。）按商於為廣泛名辭，但不出商州至內鄉境。廣記此條亦提到洛源